

## 風 土 小 譚

紀果庵

我自己是風土書籍的愛好者，也許從這裏面可以多知道一點故事與常識的關係，遇見這種書總是收下來，譬如廣東，絕未去過，而且也沒有去的企圖，但屈翁山先生的廣東新語却亦買了，固然因屈公是有名的清代文字獄中人物，即文字毫無成獄可能的「新語」也成了禁書，頗想一閱，而實際上却也未嘗不想知道一點南徵的事物。可惜像桂海虞衡志之類，有許多東西看不懂，不免意興索然，所以，像在床鋪上練習游泳一般，儘是「臥遊」畢竟不行，而行路之難，豈有過於今日者？何況又是如是鍊懶的我；於是就專愛看看自己住得比較久遠地方的書籍，而鄉土的氣味也是一般人共有的愛好，那麼，說來說去，我還是在憧憬着住了二十年且生於其附近的北平了！繞了半天圈子，結果仍是拿出這個老古董，實在很對不起。

幸好北平是全國人的愛好，記載也格外多，若是有志搜羅，却亦可以開辦一研究院。寒齋所有，還不是天咫偶聞，臚陳雜記，春明夢餘錄，郎潛紀聞之類的起碼書籍，除去登科佳話，即是里巷變遷，前人故迹，對於青年人誠然是不適合胃口的，也只有稍經衰頹的人，枕邊花下，借之沈湮於舊夢之中而已。但是舊夢也未嘗不可寶，張宗子的書名為「夢憶」在序文中已竟很沈痛的說明其緣故了，中學國文選本多有此篇，青年朋友不妨翻翻，若說得更具體的像周密武林舊事序文，頗可作吾人棒喝：

「乾道淳熙間，三朝授受，兩宮奉親，古昔所無，一時聲名文物之盛，號小元祐，……予養於故家遺老，得其梗概，及客傭門，閒聞退老老監談先朝舊事，諦聽如小兒觀優，終日不少倦，既而曳裾貴邸，耳目益廣，朝政晨曠，酣玩歲

月，意謂人生正復若此，初不省承平樂事爲難遇也。及時移物換，憂患飄零，追想昔遊殆如夢寐，而感懷係之矣。歲時團樂，酒酣耳熱，時爲小兒女戲道一二，未必不反以爲夸言欺我也……」

文章作得雖不如陶庵之清高，但我倒喜其話之老實，我自己也是常常把「事變前」三個字掛在口邊的，縱非開元宮女，小孩子不信麵粉曾賣三元錢一包，則正與周君同感。在憂患之中生長的所更老是憂患，恐即不能省其爲憂爲患，因爲我們會過了幾天承平的日子，才知道憂患與不憂患的區別所在。我很崇拜廚川白村的缺陷美說，蓋麵粉三元一包時，正未以爲極廉而大喜欲狂也。大家都感覺到從前吃飯最沒有問題，雖則時常把飯盤問題掛在嘴邊，那飯盤兩字，實包含着讀書、娛樂、諸在今日目爲奢侈的事，像現在這樣，人們真是在爲吃飯而鬪爭了，吃飯就是吃飯，平民食堂白飯一斤賣到一元五角還有人飢腸轆轆，北平的餓殍載途，也有好些在小飯館裏吃完了飯瞪瞪眼睛：「飯是吃了，錢，沒有！隨便你！」的朋友，想來想去實是哭笑不得，又何怪知堂翁在中國的思想問題中開門見山的說中國只有生活問題，沒有思想問題呢。我在今年春天爲某刊寫一小文，名曰「談吃飯」，其中引用北平俗曲「廚子嘆」一段，很可以作爲古今吃飯問題之寫照，而所謂風土的歷史，亦即包孕其中矣，當此雜誌並不處處普遍之日，不妨再抄一回：

「……五味調和酸甜苦辣，百人偏好涼香木麻，正用的東西拈羊菜蔬，配搭的樣數魚蟹雞鴨。應時的美饌燉燉煮煮，對景的佳肴煎炒烹炸。手執手勺分南北，生涯晝夜任勞乞。開單子一兩就夠了必開二兩，約夥伴兩個人的活計要約薩（諧三），懂局兒（內行）的人家廚師傳督省，四桌可把六桌拉，飽飽滿滿真裝樣，挑挑揀揀再打發。生氣時不拘好歹都折雜燴，（除肴棄置一起也）只因爲東人怠慢他混充達。檳榔煙酒木家兒的外敬，零星的肉塊暗地裏偷拿，大腸頭掖在腰間送妻兒他就酒，小肚兒帶回家去請孩子的媽媽，藏海味忙時他預備包席面，換燕窩碰巧貨實與東家，不少的吃喝要酒醉飯飽，大百的青錢往腰櫃裏砸。老年時米麥豐收歡天有，地皮兒鬆動世界繁華，整担的鷄鴨挨挨擠擠，滿車的水菜壓壓拉拉，穢糞雜豆堆堆垛垛，南鮮北果綠綠花花，娶媳嫁婦會親友，窩子兒行（意即成組織之職業小團體）奔忙不顧

乏。先年時，羊肉準斤六十六個，肥豬一口二兩七八，大碗冰盤乾裝高擡，肘子稀爛整雞鴨，雞蹄五寸三層兩蒂，活魚肥厚鮮蟹鮮蝦，買的也得（便也）買做的也得做，親朋也歡喜臉面也充華。這如今年年早凍飛蝗起，物價兒說來把人笑殺：斗粟千錢斤麵半百，羊長行市豬價扎拉（奇昂也），一個大錢（一文錢）買千蔥一段秦椒一個，八九十文買生薑一兩薑一摺，辦事的將將就就騰擲着辦，事完慢慢的再嚼牙，（愁嘆）嫁娶的筵席都是湯水菜，家家錢緊不敢多花，紅湯兒的是東瀟，白湯兒的片芡，內名兒的丸子，團粉（豆粉也）末的疙瘩，搗口的葷屬繩吊子（豬肉臘也），油炸的焦脆是粉糯渣。（如南方之綠豆餅而大）……任憑東家的魚肉少，綁着鬼有精致的塊兒也要藏，他歌工零碎熬青菜，強似香油炒豆芽。地皮兒緊誰家無故邀親友？盼兩天條案筵席刺點子錢，（錢也）買些煤炭油鹽蒸歲月，等一個豐當年成再起家。近前來生意蕭條豈但廚子，那一行興廢熱鬧會把錢抓。」

這所說真是平民之至，而斗米千錢斤麵半百又不可與今日爲比例了。震鈞天咫偶聞云：

「東華錄順治初有某御史建言風俗之侈云：一席之費至於一金，一戲之費至於六金。又無欺錄云：我生之初，親朋至，酒一壺，爲錢一，席一，爲錢一，蠟兔卵一盞，爲錢二，便可款留，今非查價佳者，不敢留客，非二三百錢不能辦具，耗費金多而物價益貴，財力益困而情誼日衰。此二說也，在當時已極口呼著，豈知在今則視爲義皇以上？今日一筵之費至十金，一戲之費，至百金，而尋常客至，倉猝作主人，亦非一金上下不辦，人奢物貴，兩兼之矣！」

又骨董瑣記（鄧之誠）引平園遺稿云：

「康熙壬寅，予奉使出都，相知聚會止清席，用葷菜，及癸卯還朝，無席不梨園鼓吹，皆全束矣。梨園封賞，初只青蚨一二百，今則千文以爲常，大老至有數銀一兩者，一席之費，率二十金，以六品官月俸計之，月米一石，銀五兩，兩長班工食四兩，馬夫一兩，石米之值不足餉馬房金，最簡陋月需數金。諸費咸取稱貸，席費之外，又有生日節禮，慶賀，及公祖父母交知出都諸公份。如一月貸五十金，最廉五分起息，越一年即成八十金矣，……一歲而記，每歲應積債二

千金矣，習以爲常，若不赴席，不宴客，卽不列於人數，昔人謂部門宴客爲酒肉卯，予謂今日赴席爲債，良不誣耳。」

此所謂千文，卽一吊，亦卽折合後世之當十銅元十枚也。後之視今，猶今之視昔，目下以官吏爲職業者，雖有兩個至三個之二四六八加成，其苦難又何減乎同光之際乎？反之，我們却復羨慕李慈銘的生活爲較今日有若干的開通與恬淡也。

張次溪君日前見贈所輯中國史蹟風土叢書，裝訂用紙，均極雅潔，在今日是不可多見的出版品，而內容又是我所最願看的東西，如開闢陶農蔡省吾的「北京禮俗小志」，實是繼一歲貨聲之後又一有趣的東西。張君在民國廿六年印京津風土叢書，知堂老人序云：

「世變既亟，此類無益之書，恐已爲識者所屏棄，以時務言，似亦正當，唯不佞猶未能毅然，非欲以違有涯之生，實由心喜之故，此外亦無可辯解，但生計困難，欲讀無書，正無奈何耳。」

也是十分誠懇老實的話，對於我們這些近乎唯美的言志派頗感知己，唯我們心有此意說不十分好而已。然關於北京的禮俗，則我於走了許多地方之後，慢慢亦生出一點喜悅，尤其是當「世變日亟」之後，滿街上面都是兩個人抬着的「狗碰頭」棺材，後面跟着一個垂頭喪氣的婦人或男子，我們的感觸不是對死去者的悲愴而是整個「生事」的令人不愉快，杜詩所云「滿目悲生事」，此庶幾其一端乎？如蔡君的禮俗志婚禮條迎賓客云：

「佳期，棚搭齊，條伙座上齊，……水到齊，茶燭燄首煤炭燒酒辦齊，大辦客多，頭天落作，（落讀曰恪）小辦賓少，半夜暴作，燈火齊明，刀勺亂響，客勸主歡，相約看棚，清談淡耍，牌九搖攤，博也；剪燭花，巡院落，雞表喝湯，廚房漸靜，遠鐘已動，烹釀茗，（濃茶）噴透涼，老雅叫，主人起，揉困眼，打哈欠，洗嗽脫穿，收拾屋，打掃院，日發紅，開門看，好俊天，俗有言，刮風不良，下雨不長（指結婚時遇風雨，則新娘如此）可怕也。……日高一丈，客沒來，狗暗進來三條，溜着根，鑽桌底，一擱（逐也）呲牙，再會搭架，（互關）亂擠亂撞，竟響人譁，好容易拿棍敲

地，不敢打，怕碰傢具，才趕出去，喜歡兒又嚷上了：「一進門，喜重重，綉子掛在當中，天上牛郎會織女，人間玉女配金童，等等滔滔不斷，不念了是要錢，當十錢，給五枚，不走，再五枚，仍不走，大喜事，多破費，越花越有，一套貧口，派足才走，……他不念時，門前小孩學念，一進門喜重重，先當銅盆後賣燭，請來親友吃炕席，完事急的直哼哼，嘻嘻嘻嘻就跑了，熱鬧極了，……賓客漸至，官客（男客）主棚候，堂客（女客）女僕出迎，預請知客，（招待員）以分主勞，見面行禮道喜，接拜匣，交份金，看禮單，懸喜幛，掏封兒，帶拜錢，等等不一，說盡盡，道破費，（前為賓之客氣語，後為主人之客氣語）您來不晚，（主）我因事遲，（客）……讓坐獻茶，裝袋開菸，內有女僕伺候，外有茶司周旋，各座寒暄，七言八語，主人東張西顧，想事愁錢，會無片刻閒也。少時開筵，檯鋪紙，圍就端盤，四碟壓桌，幾碗肥鮮，知客讓坐，茶房攬言，親不僧友，族不實先，你嫌我遲，敝齒應然，斟酒謝席，布菜下餐，一席撤去，一席接連，離席嗽口，散座盤桓，所謂一台戲將唱起，少時便鑼鼓喧天矣。」

這真是一種半通不通的古怪文體，而在北京住得稍微久些的人，一定可以領會其中的幽默。似乎那時作主人的也未嘗不焦灼，但我們看了仍是可喜悅的，不是走頭無路的「乾着念」也。現在讀了這樣東西，實在有如三代以上，而事實上則歷史絕不如是之久，生活緊縮的加速度，使日子悠長起來，彷彿苦難的歲月已很久了，此乃人生最不幸的遭遇，亦最難排遣的心緒。我們不但時時想起小飯館在酒缸喝酒的事，即如嫁娶與喪事的儀注，在重溫中亦成了安慰，如是則喜愛肥風土舊俗的書，又似另有道理了，而此道理却不免於小資產階級的頹廢氣，故必不為有志之士所肯首耳。在北京看喪儀是很平常的事，一個人死了以後無論多寒儉也要完成什麼送三兩經伴宿諸儀式，而發引時的行列則頂簡單的也有一隊兒敲鼓隨行，抬棺者好像不容易少於十六人，若是「六十四槓」「全副執事」會排列二三里出去那倒不必提了，總之，在從前我們覺得是浪費的，現在則覺得無此浪費遂格外顯示人生之落寞與貧困則是實情，我不知采到過北京的朋友心頭如何，我個人實深有此思而不可戰止者也。

清稗類抄有一條云：「買物而緩償其值曰賒，賒早點，京師貧家往往有之，賣者輒晨至，付物，而以粉筆記銀數於其家之牆，以備遺忘，他日可詢索也。丁榕甫有詩詠之云：環樣油條盤樣餅，日送清晨不嫌冷，無錢償爾聊暫賒，粉畫牆陰自記省。」此亦頗有趣的記載，蓋今日喫「油炸餡」正非易事，且悉於小飯店不給錢之失，恐怕賒的辦法也中止了。那麼，此事居然亦為古風矣，回想起來，北京有古風的事真是不少，從前住戶，無論買什麼東西，立付現款的很少，大約都是立一扣摺子，按三節結算，在消費者方面，到節日似有一番重壓，而平日則大可減免米鹽屑碎的心情，書賈們更是如此，平時借閱多少書都可以，到節日擇好的留下幾種已足應付，這可要不在我們的省錢省事，仍是在人情的醇樸耳。

若一歲貨聲等書，只是在半通不通之中求趣味，好像愈是這種人越能夠與市井接近，故所為禮俗志也是極平民而寫實的。李家瑞君北平風俗類徵序云：「記述民情風俗的書，士大夫作的，往往不如土住平民作的詳細確切，例如京師竹枝詞，都門紀略，京都風俗志，朝市叢載，燕市積弊，一歲貨聲等，無一不是略通文理的人作的，但他們所記的風俗，往往比名人學士們詳實。」李君所云，深有見地。而他的書裏邊選了許多俗曲，——即「八角鼓」的曲子，更給住過北京的人增加無盡的趣味。在士大夫著作中，我覺得只有帝京景物略不為浪得虛名，因為劉君實是在用過一番調查與寫生的工夫的，即如記碧霞元君誕一則，讀了以後，似乎我們又奔馳於妙峯山的路上：

「歲四月十八日，弘仁橋元君誕辰，都士女進香，先期，香首鳴金號衆，衆率之如師，如長令，如諸父兄。月一日至十八日，塵風汗氣，四十里一道相屬也。輿者騎，步者，步以拜者，張旗幟鳴鼓金者；輿，貴家豪右家；騎者，遊俠兒，小家婦女；步者，窈窕人子，酬願祈願也。拜者頂元君像，負楮錠，步一拜，三日至。……五步，十步至二十步拜者，一日至。羣從遊聞，鼓吹吹彈以樂之，旗幟鼓金者，綉旗丹旛各百十，青黃皂綉蓋各百十騎，鼓吹步伐鼓鳴金者稱是，人首金子小牌，肩令字小旗，昇木製小宮殿，曰元君駕，他金銀色服用具稱是。……別有面粉量，僧尼容，乞丐相，遍

妓相，愁無賴狀，閱少年所爲，喧鬧破遊也。橋邊列肆，博麵角之，曰麻胡餛，和炒米圓之，曰歡喜團，拈麵益冠纓頭，曰草帽，紙泥面具，曰鬼臉鬼鼻，串染鬚鬚，曰鬼鬚；香容歸途，衣有一寸塵，頭有草帽，面有鬼臉，有鼻有鬚，袖有麻胡，有歡喜團；入郭門，軒軒自喜，道傍觀者嘖嘖喜，翁媪妻子女，旋旋喜繞之；然或醉則喧，爭道則毆，迷則失男女；翌日，煩有司審聽焉。」

此文只有「西湖七月半」「溝井遊記」之類可以比擬，而彼又偏於主觀，此則大有近日報紙的特寫風度，又無其俗厭筆調者。所以有許多人總好說今人不如古人，或亦不無道理歟？李家瑞君爲其書作序最後一段云：「我有一個希望，希望這書永遠不要成爲夢華錄黃梁錄等供人憑吊的書」，這話可以說有昔日戲言身後事之哀了，我寫此拉雜抄掠的小文，又多是其不通達的文字，除如知堂先生所云的爱好以外，或與李君有近似的悲哀，然此又近乎戴道的說法，未免過於落言鑿了。

三十二年七月八日晨起